

我的水上生活

邱曉鋒

江西師範大學地理學院

父親年輕的時候就離開家，出外奔波，到過山裏鉤松油、背木頭、修過路，還做過泥水活。最終安定下來的地方，是在船上。父親從此走上一條與家裏靠土地吃飯的兄弟姐妹截然不同的路。

桂東昭平縣的馬江鎮，是桂江和富群江的交匯處。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受廣東經濟發展的影響，周邊地區的木頭，大都依靠便利的水運條件運往廣東。馬江的水運行業因此而興盛了一段時期。

大概是1991年的時候，父親所在的船隊因為一系列的問題解散了，於是他決定乾脆跳出來，自己單幹。父親買了一條船隊中比較舊的木船，以它作為主體，加寬加長，開始大修。當時還是小屁孩的我，每天一定要幹的活就是拿著盛好飯菜的飯盒，從浮橋跑到對岸給父親送去。父親的木工手藝很好，船身上大大小小的部件，只要是木頭的，大都是父親自己動手或是和幾個請來幫手的叔叔做的。船在幾個月後完工，變成了一條長約50米，寬5米，最大載重大概五十多噸的船，這在當時的馬江來說，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大船了。我父親不喜張揚，但私下裏對著我們兩兄弟的時候，常常說起這事，說是自己為數不多的值得驕傲的事。

父親的心腸好，人際關係不錯，無形中為他招來了不少生意，很多老闆都找他運貨，絕大多數都是松木，有時候也會裝些竹子。裝貨的時候，船會開到木材站滑木口的附近，然後運來的木頭就一車一車地倒到滑木口滾到水裏。八、九個工人帶著有點像古代的戈一樣的工具跑到船上來，把木頭從水裏拉到船上。有的松木很大，一個人才能抱住。松木本來就重，加上吸了水，更是沉得要命，三個人合力才能拖上船來。父親和

母親需要把拉上來的木頭規矩地擺放好，利用貨艙有限的空間，盡可能多裝些，畢竟錢是按噸來計算的。而我，則是睜大眼睛，仔細數好拉到船上的每根木頭，在船艙邊上認真劃好正字，跟木材站負責計木頭數的人（多半是那個喜歡逗我玩的老頭，這老頭多次害我記錯，沒讓我少挨罵，因此記憶猶新）對好帳。裝貨的過程，一般就兩天，碰上忙的時候，好幾艘都等在滑木口附近，大家都急著裝貨，那就只能通宵幹。

裝好貨之後，父親把船從富群江開到桂江，然後拿上他那個裝滿一大堆證件的包包坐車到縣城辦手續，一到二天後回來船就可以出發了。通常出發的時間，是早上6時到7時，按照正常速度，到達梧州檢查站的時候是下午的3時到4時。這個時間，那些工作人員還沒下班，辦好出境手續後可以接著走，不用在梧州過夜。

夏季在桂江行船，是最為愜意的。雨量充足，河的水位高，桂江上所有的險灘基本都淹沒了，不需要像旱季時的小心翼翼。父親有時候會把掌舵的大權交給我，讓我過過控制一個龐然大物的癮。那被我父親稱為八卦的舵對當時的我來說，太過於笨重，常常是我和弟弟二人合力才掰得動，掰了幾圈實在沒力氣了，才依依不捨地把控制權交回去。父親的眼力很好，離得好遠的時候便能知道前方那個模糊的小白點是一條浮在水面的魚，甚至能判斷出魚是否已死，有沒有發臭，然後母親拿著長長的、帶著網兜的竹竿站在船頭的甲板上等著，在魚從邊上經過的時候把它撈上來，晚上的一道菜就這樣有了。這些魚大都是被周邊的人用炸藥炸暈或是炸死的。90年代初，用炸藥炸魚在桂江很是興盛，每天都能聽到十多聲悶雷一樣的爆炸聲。而這帶來的後果是，在90年代末的時候，桂江能捕上來的魚是少之又

少，漁民們爲了提高產量，甚至採用了發電機電魚這種極具破壞性的捕魚方式，這種短視的行爲更加劇了惡性循環。

行船的時候，父親很喜歡和我們聊天，告訴我們路經的一些比較大的村莊或是鎮子的名字，一些比較高或是奇怪的山的名字和它們的來歷，水裏哪有礁石和淺灘，以及怎麼分辨。記得西江段上有一座父親稱之爲「和尚山」的山。記得第一次，在遠處見到這山時，父親就讓我和弟弟仔細地看。山頂是個巨大的石頭，沒有樹，很像一個和尚的光頭。當船慢慢靠近，隨著視角的變化，距離的縮短，一些細微之處也能看出來，還能看出是個眉開眼笑的和尚。船慢慢地轉彎，遠離，但怎樣看，那和尚的笑臉都是對著我們的，真是有些神奇。

離梧州還有一個小時多路程，這時母親會把兩個一米多高的塑膠桶子拿出來，洗乾淨，讓父親把船開到江的中間，然後把桶裝滿。這些水是做飯用的。因爲桂江在梧州匯入的西江，只有在冬季水量小的情況下，才是清澈的，其餘時間，都是渾濁的黃水。用西江水來洗衣服，甚至會令衣服染上黃色。洗菜，洗澡和洗衣的水，都是先裝在油桶裏用明礬沉澱過才用的。

出了梧州已是傍晚，夜色慢慢浮上來。西江的航運設施還是做得很好的，燈塔及航燈一應俱全，跟桂江航道用竹子做紅白漆塗好的航標比起來簡直是天淵之別，因此夜晚行船沒什麼困難。做好飯的母親會來替換父親，讓父親吃好飯、洗好澡並小睡一會，好應付晚上的熬夜。夜晚行船對一個小孩子來說，很是無聊，因爲兩岸不會全都是燈火通明的城市。多數在凌晨2時，便到廣東的肇慶，這裏是又一個大的檢查站。這個檢查站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它的嚴厲與不通人情，每次靠船檢查的時候都會有人拉開我的艙門，用大號手電筒的光把我照醒，旁若無人地走動，掀開艙板，四處查看。有時候允許你通過了，等開了十多分鐘後，又會開著一艘快艇追過來，再突擊檢查一番。

越是往西江下游走，兩岸的城市就越繁華，即使在深夜，也是燈火通明，那麼多的高樓，

那麼多的燈，這對一個山裏出來的小孩子來說是很難得的事。父親每過一個城市，都會告訴我城市的名字，如果我睡著了，還會把我叫醒，讓我看看城，順便告訴我城的名字。看著那些看起來很近卻總是無法踏上的城，總是很無奈，心生惆悵。許多城市，直到今天，也只是遠遠見過而從未踏上。但越是繁華的城市，附近的江水就越骯髒，大塊大塊的白色泡沫在岸邊一些水流遲緩的地方堆積，還能聞到一股刺鼻的味道。不過廣東對非法捕魚還是抓得挺嚴的，進了廣東的水段，基本看不到有用炸藥炸魚的。水裏的魚也挺多的，只是味道實在不怎麼樣。有時候停在岸邊休息，釣上來的魚，煮熟了都還有一股臭味，只能拿去餵狗。現在想起來。這是水污染的表現之一。

每當船進入廣州港，父親便會緊張起來。對於我們這樣的幾十噸級的小船來說，不要說那些像小山那麼大的萬噸級巨輪，就是小一點的船行駛時所形成的浪都會讓我們搖晃上好一陣。船的位置如果不對，甚至於會出現事故。下貨的地方，通常是在一些小水道裏。這些小水道，都有一個閘門控制，要進去，必須先交一筆過閘費。小心翼翼地開進去，在這些七彎八拐的河道裏找到正確的路線真是不容易的事，加之水流不暢，水道淤泥堆積，船很容易會擱淺。好在這些河道的底質都是軟泥，即使擱淺了，強行退出來時對船底也不會有大的影響。卸貨的地方，通常都是一個小碼頭，停靠不一會，就會有人來下貨了。來下貨的一般都是湖南人，有勁頭，手腳麻利，五、六個小時就能完成。不過父母親對這些人有非常強烈的不信任感，鎖好艙門後還讓我們兄弟倆在船艙裏盯好每一個人，別讓他們亂拿東西。

下完貨，船輕了，吃水淺，離開這些小水道就容易了，如果時間不緊，父親會把船泊在廣州造紙廠那一帶。因爲那兒大都是從廣西運紙材過來的船，噸位相差不大，便於停靠。如果時間不緊，便會停留一個晚上，然後帶我們去逛街，說是逛街，其實也不過是到岸上走走，離得不遠。對父親和母親來說，廣州大街小巷的複雜程度，遠比幾百公里的河道大得多。

來回一次廣東，快則四到五天，慢則七到八天，如果碰上桂江的旱季，行船更是鬧心。桂江多淺灘和礁石，旱季水少的時候，裝滿貨、吃水深的船根本無法通過，只能等晚上漲潮的時候行駛。但桂江的航道建設比較差，幾乎沒有便於夜晚航行的航標和燈塔，晚上只能依靠船上的探照燈了。每過這些險灘，父親會一改平時的和顏悅色，凶巴巴地警告我們，讓我們老實待在駕駛艙裏不要出來。他則把掌舵的位置讓給母親，自己跑到駕駛艙前頭的甲板上，拿起那跟胳膊粗細的竹竿及時控制船的方向。險灘水流很急，彎度又比較大，一個吃水深的船要轉方向真是不容易，每次都會看到很多船擱淺。但憑著父親的經驗和努力，自家的船倒很少發生那樣的事。

1998年，全國各地都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桂江也不例外。洪水暴漲的那天，早上還好好的桂江，到了下午，已經把中學裏好幾個教室給淹了。父親劃著小舟把我和弟弟接到了船上。那天晚上，父親和母親一晚上都沒合眼，不時的爬起來給纜繩捆個新的地方。這次洪水過後，因為某些事，某些人，

父親賣掉了這艘他親手建造並掌舵了多年的船，穿鞋上岸，不幹了，父親雖心有不甘，卻也無可奈何，我的水上生活也就隨之結束了。

（梁洪生按：該文是我2007年下半年講授「江西歷史與省情」課程時，一位聽課學生所寫。凡是選聽該課者，都要完成一份大題目為「我的家鄉與家庭」的作業，並且作為課程評分的依據之一。對此，我曾在《華南研究通訊》2006年43期以《向本科生學生調查和學習》為題，詳細介紹，茲不贅述。邱曉峰〈我的水上生活〉一文，在當時就給我很新鮮的印象，遂立即與其聯繫，獲得准予發表的授權。2010年6月19至20日，我應邀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明清帝國的建構與中國西南土著社會的演變」國際學術研討會，其間聽到李文介紹西江流域的水上人生活，獲益頗多。由此聯想到邱曉峰該文，再加細讀，真有「無巧不成書」之感，故予推薦發表，相信可以作為這批水上人群生活的一個生動案例，以饗讀者）

活動消息



鹽業研討會 Symposium on Salt Industry

2010.4.17 (星期六 Sat) 10:00am - 4:00pm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大樓7332室 Venue: Rm 7332,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語言：普通話 Language: Putonghua

參與者 Participants

王振華 WANG Chenghua 王麗娜 WANG Lina 鄭澤霖 ZHENG Zeman
 (廣東汕尾市市區鹽務局 Salt Bureau, Shanwei, Guangdong)

張兆和 CHEUNG Siu Woo 廖迪生 LIU Tik Sang
 (香港科技大學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趙敏 ZHAO Min
 (大理學院 Dali University, Yunnan)

蔡吳堯 TSAI Ming Chiao
 (嘉義縣布袋嘴文化協會 Chiayi County Budai Cultural Association, Taiwan)

主辦：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Organizer: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HKUST
 報名及查詢 Registration & Enquires: 電郵 E-mail: schina@ust.hk 電話 Tel: 2358 7778